

琦君懷舊散文研究

洪珊慧

通識中心

摘要

琦君以近半世紀的時間，以女性特有的細緻敏銳，進行懷舊散文的創作，其作品超越反共懷鄉文學的範疇與意義，並突出於當代文學創作之中。本研究計畫嘗試將琦君初期的懷舊散文放在五〇年代反共懷鄉文學的系譜下，作為觀察視角，展開對琦君懷舊散文的探討。琦君散文筆下對於童年記憶、過往時光、家人師友進行反覆書寫，近似建構個人自傳性的回憶錄；渡海遷台的經歷，使她對於無法回復的時間和空間的想望、故人鄉土的記憶與懷想，特別美好，因此，琦君的懷想與書寫，是種選擇性和部分真實的呈現手法。此外，篤信佛教的家庭背景與溫柔敦厚的天性，也讓琦君以選擇的筆，述說她記憶的人、事、物和過往的時空。琦君的懷舊書寫，從建構自我的存在，而延續記憶的存在，是個永遠的鄉愁與永恆的夢境，凝視之眼，一切都相形美好溫馨。本研究計畫從琦君的懷舊散文出發，探討琦君的懷舊世界及其特殊性，期能進一步發掘琦君懷舊散文在文學史上的代表意義。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徙來台，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辭卻家園，避亂海隅。因喪失中國政權的經驗，官方對於文藝思想進行嚴密的管制，政治力介入文藝的影響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孫陵主編的《民族晚報》，率先喊出「戰鬥文藝」的口號，之後馮放民在其主編的《新生報》副刊上，提出「戰鬥性第一，趣味性第二」的宣言，之後的十幾年間，反共文學及戰鬥文藝成為文壇主流。另一方面，台灣社會自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後，進入白色恐怖時期，使當時的創作者心有顧忌，盡量不去碰觸敏感的社會現實及政治議題，加以大多數本省籍作家歷經日文教育，尚未擁有良好的中文掌控能力，因此，中國遷台的作家成為當時的文壇主力。為了不涉及政治現實，與自身身世息息相關的懷鄉懷舊文學，成為作家寫作的另一出口。

基本上，向來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被視為是政治意識掛帥的「反共懷鄉文學」，在「反共復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下，文學作品若非打著政治旗幟的「戰鬥文藝」，就是緬懷故土故人的「懷鄉文學」。文學研究者慣將一九四九年前後，大陸作家來台後以中國大陸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稱為「懷鄉文學」、「懷舊文學」、或是「回憶文學」¹，我們或許可將「反共懷鄉」的主題視為一體兩面的關係，如蔡源煌所言：「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學，就題材而言，是屬於『回憶』的文學；就功能而言，則大致上被歸類為反共文藝、戰鬥文藝、大

¹ 參考蔡芳玲，《一九四九年前後遷台作家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6。頁 244。

兵文學。²」或如劉心皇所下的註解：「由於抗戰、剿共兩大戰亂所引發的出自內心的創痛，作品滿溢著懷鄉之情、憂國之思。³」然而，台灣第一本台灣文學史的作者葉石濤先生對「懷鄉文學」卻有所批判：「五〇年代的文學，幾乎由大陸來台的第一代作家所把持，所以整個五〇年代的文學就反映出他們的心態。……像這樣的懷舊，把白日夢當作生活現實中所產生的文學，乃壓根兒跟此地民眾扯不上關係的懷舊文學。⁴」葉石濤遂稱「五〇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⁵」時至今日，我們也許可用更寬容的角度來看待五〇年代的反共懷鄉文學，除了將「反共」↔「懷鄉」視作一體兩面的文學關係外，事實上，近兩百萬的人民遷徙來台，顛沛流離，離鄉背井的悲情自不言可喻，或受當時文藝政策的鼓勵，或自內心真實情感尋求投射，懷鄉懷舊書寫成為生命的出口，透過記憶來書寫，或透過書寫來重構記憶。正如齊邦媛所言：「光復後十年間，台灣文壇上質量最豐的是被稱為『懷鄉文學』的作品。古往今來，人類對家鄉和往事的懷戀一直是文學的主要題材。渡海來台的人對大陸家鄉的記憶因隔絕而更增其感人的力量，純以抒情方式寫這種心情的幾乎全是散文與詩。⁶」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〇年代的創作文壇，出現了台灣文學史上前所未見的女作家群現象，她們大多從中國渡海來台，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遷台的第一代女性散文家，例如琦君、林海音、張秀亞、羅蘭等人，以女性特有的細緻敏銳，在懷舊文學的創作上有突出的表現，其中，創作時間近半世紀的琦君，不但寫作時間長，而且作品中懷舊憶往的篇幅相當多，成為她創作中最為重要且精采的部分。

琦君一九四九年五月來台後，三個月後發表在台的第一篇散文〈金盒子〉，即為懷舊散文，可見琦君的創作泉源是以懷舊為出發點。過去論者談及琦君時，幾乎都以琦君的作品為單一中心⁷，鮮少將其作品放入歷史長流中來觀察，彷彿琦君作品自成一世界，無關現實與歷史。本文嘗試將琦君初期的懷舊散文放在五〇年代反共懷鄉文學的系譜下，作為觀察視角。五、六〇年代反共懷鄉文學大盛之時，懷鄉文學即是反共文學以外的另一主流，雖然琦君早期的懷舊散文系譜源自五〇年代的反共懷鄉文學的歷史背景，但是，女作家琦君筆下對於童年記憶、過往時光、家人師友的反覆書寫，一寫近五十年，於此題材，她為何如此力行不輟？甚者，作品魅力且不因時代推移而稍減⁸。進一步地，本文也深入探討琦君的懷舊世界及其特殊性，並從中發掘琦君懷舊散文在文學史上的代表意義。

貳、文獻探討

² 蔡源煌，《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台北：雅典出版社，1989年4月，頁430。

³ 劉心皇，〈自由中國五〇年代的散文〉，《文訊》第九期（1984.3），頁81。

⁴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年2月，頁88-89。

⁵ 同前註，頁88。

⁶ 齊邦媛，〈時代的聲音〉，《千年之淚》，台北：爾雅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頁10。

⁷ 由《琦君的世界》（隱地編，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6月五版）中五十二篇文章篇名可見一斑。琦君的研究資料更詳盡者，見中央大學圖書館於2004年12月的琦君研究資料展整理出來的研究資料篇名。

⁸ 根據文建會一九九七年辦理「台灣流行文藝作品調查」結果顯示，琦君是僅次於金庸的被閱讀作家。該資料轉引陳雅芬，《琦君小說研究》，台北：北市師範學院應語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89-90。

一、從懷鄉反共到真情憶舊

琦君，本名潘希珍，一九一七年七月廿四日出生於浙江省永嘉縣瞿溪鄉，為第一代遷台女作家。琦君的第一本書《琴心》⁹於一九五四年出版，為散文、小說合集，其中所收錄的散文百分之九十皆為緬懷中國大陸人、事、物的懷舊散文。《琴心》收錄的散文大多完成於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三年間，從文字間不難發現這些懷舊散文頗受五〇年代當時反共懷鄉文學風氣的影響，例如：〈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¹⁰描寫父親的竹杖是爺爺留下的紀念物，因為以前爺爺天天用鼻子的汗油去抹柄頭，讓它變得像紫檀木似的光滑如鏡。為了讓父親的煙筒發亮，琦君也依樣畫葫蘆地把煙筒靠在鼻子上抹來抹去，反倒讓自己成了容易出油的油鼻子。父親過世後，琦君總隨身帶著竹杖與煙筒這兩樣父親遺物，怎奈一九四九年倉卒遷台，無法將父親遺物帶出，每回見到鏡中自己泛著油光的鼻子，就憶起父親和旱煙筒的往事，通篇睹「物」思人的抒情書寫，琦君卻在結尾處，突兀地對「匪共」進行一番血淚控訴：

河山變色，家園慘遭匪共的蹂躪。客歲傳來慘絕人寰的消息，說胡伯伯因眼看孫子喪心病狂，清算他父親，要父親鑽狗洞，他氣憤得忍無可忍，竟自縊身亡了。七十高齡的胡伯伯，一生愷悌慈祥，尚不能免此浩劫，怎不叫人痛心。

更有我父親的靈柩，因連年戰亂，迄未安葬，叫他老人家餐風飲露，度了多少個淒涼歲月，如今更是漫煙荒草，祭奠無人，言念及此，焉得不痛哭失聲呢！

11

再如〈一生一代一雙人〉¹²懷念大學恩師夏承燾夫婦，文中描述師母惦念外面風大怕丈夫受涼，夏老師則反將暖烘烘的包子塞入太太手心。這樣鶼鶼情深、溫馨互持的畫面之後，琦君在行文結尾處又是一番「反共」思考：

現在，我又恍如回到杭州，在西子湖頭，重新沐浴著老師和師母春陽般溫暖的愛。可是他們被關在鐵幕裏，整個的大陸都在鬧著嚴重的饑荒，恐怕他們連啜薄粥菜根而不可得，那還有暖烘烘的肉包子可吃呢！¹³

琦君另外一篇透著思鄉反共意念的懷舊散文是〈西湖憶舊〉，〈西湖憶舊〉以十節段落拼貼而成，每節皆題以一古意標題，如：〈居近湖濱歸釣遲〉、〈西湖十里好煙波〉、〈圓荷滴露寄相思〉、〈桂花香裡啜蓮羹〉、〈同來此地乞清涼〉、〈林泉深處謁如來〉、〈一生知己是梅花〉...等，充分展現琦君中國古典詩詞的內蘊，引人發思古幽情。文章一開始，琦君就說：「我要從既清晰又朦朧的夢境中，追憶一點滴往事，以為來日的印證。若他年

⁹ 1954年1月，台北：國風雜誌社出版。

¹⁰ 該文作於1952年7月。

¹¹ 琦君，〈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琴心》，台北：爾雅，1995年5月新一版，頁32。

¹² 該文作於1952年春。

¹³ 琦君，〈一生一代一雙人〉，《琴心》，台北：爾雅，1995年5月新一版，頁40-41。

重回西湖，孤山梅鶴，是否還認得白髮故人呢？¹⁴」。然而，〈西湖憶舊〉通篇以優美的詞句寫杭州與西湖的美景典故，在充滿詩意的文字中，琦君卻又在最後一節〈舊家山都是新愁〉裡文氣直轉，澎湃而激昂地宣示「反共復國」：

有人認為西湖風景，清新有餘，壯麗不足，我卻以為西湖無一處不令人流連忘返。若移來此地，都成奇景。痛心的是湖山變色，忽忽竟已二十年。想想看，人生能有多少個二十年？但願我們化悲憤為力量，早日光復大陸，每個人都能回到他夢寐中的故鄉。那時，我又可以細雨輕舟，垂釣於西湖之畔了。¹⁵

〈西湖憶舊〉的寫作時間，從「忽忽竟已二十年」一句看來，應成文於約一九六九年前後；《紅紗燈》一書出版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亦可為證。由此可見，五〇年代的反共懷鄉文學潮流，到六〇年代末，都還存在著影響力。正如前文所言，琦君懷舊散文中，偶而會在文末「反共復國」一番，多少有呼應當時文學風氣的痕跡，在一定程度上回應官方的文藝政策。

這樣的「反共復國」文字，不見於日後琦君的文章中，甚至琦君後來也動手修改這些早期的篇章，將這些文字刪修¹⁶。若將《琴心》與以懷舊為主的散文集《煙愁》¹⁷相互對照，《琴心》中的〈金盒子〉、〈聖誕夜〉、〈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一生一代一雙人〉四篇同收入《煙愁》當中，但除了〈聖誕夜〉外，其他三篇都有些微的文字更動。考察《琴心》與《煙愁》中的同名散文，不難發現，最主要的刪修部分就是「反共還鄉」的教條文字。因此，就外在形式而言，五〇年代的女作家為國家機器與官方意識形態所收編，琦君早期的懷舊散文也是如此，在反共文學的大轟下，必須配合官方的文藝政策，但相對於鍾肇政等《文友通訊》的台籍作家，藉由文學場域的優勢，女作家也逐漸發展出一套異於反共主流的書寫美學，並消解了男性家國意識的正當性¹⁸。於是，開始思索文學的真摯與藝術性後，同樣為書寫個人記憶與懷舊，琦君在《煙愁》及其後呈現的散文風景，已轉成是大家熟知的「筆致淡雅」、「溫柔蘊藉」的琦君式風格了。

二、故人故土的美好懷想

琦君眾多的作品中，對於童年記憶、故鄉人事的懷念格外動人，數量亦豐，可說是

¹⁴ 琦君，〈西湖憶舊〉，《紅紗燈》，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五版，頁105。

¹⁵ 同前註，頁116。

¹⁶ 早年琦君似乎有修改文章的習慣，最明顯的例子是將小說〈母親的毛衣〉改寫成散文〈毛衣〉。參見李瑞騰，〈從小說〈母親的毛衣〉到散文〈毛衣〉——琦君作品不同版本的比較分析〉一文，「琦君及其同輩女作家研討會」會議論文，2005.12.16。

¹⁷ 從琦君的散文創作歷程，1954年散文小說合集《琴心》之後，為1962年的《溪邊瑣語》，該書的內容以現今生活、讀書感想為主，是琦君為王文漪主編的《婦友月刊》寫的二十篇短文結輯成冊，目前絕版，亦不見錄於琦君自訂的「寫作年表」中，故論者通常視1963年的《煙愁》為琦君的第一本散文集。

¹⁸ 參考張瑞芬，〈琦君散文及其文學史意義〉，2004琦君作品研討會論文，中央大學主辦，頁8；另，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年與梅家玲，〈性別 V.S 家國：五〇年代的台灣小說——以《文藝創作》與文獎會得獎小說為例〉，《台大文史哲學報》55期，2001年11月，對此現象皆有所論述。

琦君散文中寫得最好的部分，在她第一部獲獎的散文集《煙愁》¹⁹的「後記」中，琦君提及：

來台灣時，倉卒中不及帶出那些未經整理的凌亂稿件。……生活安定下來以後，我才又重新一件件的追憶，重新瑣瑣碎碎、片片段段地寫。寫下許多童年的故事，寫下我對親人師友的懷念，也寫下我在台灣的生活感想。這些，也許會被認為是個人廉價的感傷，雞毛蒜皮不值一提的身邊瑣事，或老生常談卻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生哲學。對這些批評，我都坦然置之，我是因為心裡有一份情緒在激盪，不得不寫時才寫。²⁰

琦君這段話，或可為她創作作品中比例甚高的懷舊成分作註腳。然進一步追索，懷舊主題何以時時出現在琦君作品當中？除了當時的時空背景造就了一股文學懷舊風潮之外，筆者認為，「懷舊書寫」對於琦君個人有其他獨特之意義存在，是為「不得不寫時才寫」。從古到今，對於時間、空間的感懷與追憶是人類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對琦君個人而言，過往的童年記憶與故土故人，不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可回復，也具有空間的不可回復性。隨著對日戰爭結束、國共分裂的政治情勢，迫使她離開家鄉，踏上陌生的土地尋求安身立命之所，這種空間的不可回復，加深了琦君對於時間的感懷。我們看到琦君透過書寫，懷舊與回憶的文字躍然而生，正如琦君自言：「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親人師友、忘掉童年、忘掉故鄉，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寧願擱下筆，此生永不再寫。²¹」所以，那不但是「因為心裡有一份情緒在激盪，不得不寫」，也是透過懷舊書寫，對於漂泊離散人生的自我治療和靈魂的出口。因為離開故土所產生的距離，因政治分治所造成的無可跨越的鴻溝，人們對於曾經居住或成長的故鄉（空間）與過往青春（時間）有了無限的懷思與想像，正如王德威所言：「『故鄉』因此不僅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與作家「誼屬同鄉」的讀者）所嚮往的生活和生命意義的源頭，以及作品敘事力量的啟動媒介。²²」也因間隔著空間和時間的想像，過往的一切，記憶中的童年與鄉愁頻頻被喚醒，頻頻激盪於文人的心中，且被書寫者重新構築於文字王國之中。

琦君的懷舊散文中，大致可分為童年憶往、懷念親友、思鄉三類主題，這樣的分類有助於清楚瞭解琦君懷舊散文的主題傾向²³，以下分別論之。

（一）童年憶往

童年憶往是琦君懷舊文中重要的部分，正如琦君自言：「我只要閉上眼睛，便會看一

¹⁹ 該書獲 1964 年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創作獎章；另於 1999 年入選聯合報副刊評選的「台灣文學經典名著」。

²⁰ 琦君，〈留予他年說夢痕—後記〉，《煙愁》，台北：爾雅，2000 年 11 月新 43 印，頁 264。

²¹ 同前註，頁 264。

²² 見王德威的說法，〈原鄉神話的追逐者—沈從文、宋澤萊、莫言、李永平〉，《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2000 年 12 月初版三刷，頁 250。

²³ 需要說明的是，一篇懷舊散文可能同時存在童年憶往與懷人部分，或者共同涉及童年與思鄉情懷，此時可分別就該篇涉及的主題討論，而不單單將某篇文章拘泥在某類主題上。

個矮矮胖胖的小女孩在我眼前跑來跑去，那個女孩就是我。²⁴」以童稚之眼凝視過往，彷彿時間又回復至無所憂患的年代。林海音著名的小說《城南舊事》以小女孩「英子」的眼睛來看待世界，琦君的童年憶往散文，也常見作者化身「小春」出入其中，如〈喜宴〉一文描寫琦君童年生活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坐筵」的故鄉結婚習俗。娶兒媳婦的喜宴叫做「坐筵」，被請作筵客的，一半是長輩，一半是年輕姑娘，姑娘要長得十分標緻，年齡在十四、五左右，已經訂親、在半年內就要結婚的最合標準。因為父親當官的緣故，地方上一有喜事，都要用轎子將「潘宅大小姐」請去撐場面。鄉間坐筵時各家少女講究服飾裝扮、爭奇鬥豔，而琦君因母親節儉簡樸的個性，每回坐筵的服飾卻永遠是那套母親嫁衣修改的紫紅鐵機緞旗袍和紫紅法蘭西絨帽，還因此曾被誤以為是「胡二小姐的陪伴小姑娘」；後來父親從北京回來後替她訂做一件白軟緞繡梅花旗袍，配上綻紅亮片的白緞高跟鞋，讓她覺得自己真正是一位大家風範的「千金小姐」。這篇懷舊散文，充分用「小春」的眼光和感受，帶領讀者回到當時的景況和氛圍，而除了憶及童年參加故鄉結婚大典時坐筵的有趣習俗外，對於服飾的描寫，則頗有《紅樓夢》的況味。另外，〈曬曬暖〉寫的是在故鄉矮牆頭曬太陽的童年情景。浙江永嘉農村管曬太陽叫「曬曬暖」，秋收曬穀、冬陽曬蘿蔔絲、霉乾菜、蕃薯絲和蕃薯棗。童年的琦君經常逃學躲到曬場，偷吃番薯棗，好不快活。文末一段「戰亂中流離轉徙，沒有一個冬天能夠在故鄉過著曬曬暖的安閒日子。……飄雪花與雪後曬曬暖的情味，就只能在夢中追尋。」²⁵，透過時／空變遷，點出懷鄉情懷。〈煙愁〉一文篇名雖美，卻是描寫童年偷學抽煙的故事。父親與二叔都是大煙槍，引發小琦君對吸煙的好奇。二叔的香煙都是美麗牌、聯珠牌，連大英牌、大長城都難得抽，當官的父親則慣抽三九、三砲臺、加利克香煙等好煙，四叔慫恿琦君偷根爸爸的好煙作為教她抽煙的交換條件。琦君由煙思人，來台後舉目無親，常藉香煙消愁解悶，卻藉「煙」消愁愁更愁了。〈下雨天，真好〉初以輕快筆調寫童年時下雨天家中的景象，長工不下田，推牌九、父親拿著宜興茶壺廊下賞雨、姨娘則「下雨天是打牌天」、唱鼓兒詞的也總在下雨天從後門進來唱「秦雪梅吊孝」、「鄭元和學丐」。然文末一轉，「如果我一直不長大，就可一直沉浸在雨的歡樂中。……在浙瀝的風雨中，他（父親）吟詩的聲音愈來愈低，我終於聽不見了，永遠聽不見了。」²⁶，感傷之情由心中流露至筆尖，則「小春」的歡笑，與琦君的清愁，迴旋不已。

大體而言，琦君的童年憶往散文，有些是「因物而興」，由外在事物引發回憶，光陰彷彿倒流童年情景，例如：〈小玩意〉、〈楊梅〉、〈毛衣〉、〈曬曬暖〉、〈煙愁〉、〈甌柑〉、〈第一雙高跟鞋〉、〈紅紗燈〉、〈照片〉、〈衣不如故〉、〈壓歲錢〉、〈一對金手鐲〉、〈耙耙癢〉²⁷、〈旱煙管憶往〉、〈老鐘與我〉、〈兩條辮子〉、〈桂花雨〉、〈爛腳糖〉、〈想念荷花〉、〈玳瑁髮夾〉²⁸、〈吃大菜〉²⁹、〈粽子裏的鄉愁〉³⁰等。〈憶兒時（七則）〉³¹一文，以七則短文串

²⁴ 見季季，〈琦君〉，《琦君的世界》，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6月五版，頁7。

²⁵ 琦君，〈曬曬暖〉，《煙愁》，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年11月新43印，頁88。

²⁶ 琦君，〈下雨天，真好〉，《紅紗燈》，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11月五版，頁57。

²⁷ 發表於《聯合報》聯合副刊（1978年12月31日）。

²⁸ 發表於《世界日報》副刊（1987年9月1日）。

²⁹ 發表於《聯合報》聯合副刊（1985年11月19日）。

³⁰ 寫作於1989年5月15日。

連成兒時記憶，這些篇章或可各自獨立，但串連起來又可成為一系列的故事集成（story cycle），如〈媽媽的菩提樹〉、〈小蝦米和海蜇〉、〈老劉的口水〉、〈螃蟹的泡沫〉、〈毬子裏的銅錢〉等篇名對照總篇名〈憶兒時〉，更可看出琦君的童年憶往散文「因物而興」的邏輯。

以童年經驗為主的懷舊散文還有一處值得注意的是，琦君經常將家鄉美好淳樸的人情與庶民文化透過民俗節慶的描寫融入作品當中，表現出濃厚的家鄉情味。在〈春節憶兒時〉裡，以〈宰豬〉、〈揮塵〉、〈搗糖糕〉、〈祭灶〉、〈分歲酒〉、〈拜年〉、〈迎神提燈〉七個章節連貫而成，不但詳細地記載了家鄉過年的情景，亦如實地呈現了一部純樸的庶民生活史。通常這類猶如「百科全書」般的紀錄，講究文字精鍊準確、詳實謹密，但琦君在文章結束前一轉筆致，將抒情語調由外在敘述迴入個人內心，敘盡感懷之情。

在我記憶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是典禮結束，戲文散後，牽著外公的手，由阿榮伯打著燈籠，一路回家的情景。兩位老人，都已白髮皤然，紅燈籠柔和的光，映照著他們的白鬍鬚，也映照著皚皚的白雪。他們的釘鞋，採著雪地沙沙有聲。細碎的雪子，撒落在傘背上，也是沙沙有聲。在寒冷的深夜，一番熱鬧之後，聽來格外清澈。我當時只十歲左右，心頭似已有一絲酒闌人散的淒涼之感。主要的是快樂的新年已到尾聲，我又要被關進書房唸「詩云子曰」，疼我的外公不久也要回山上當醫生去。³²

筆致轉換，語調相異，絲毫不見突兀之處，這就是琦君懷舊散文動人的力量，用簡單白描文字抒發深切動人情感，從外在環境事物對照出內心淺愁情懷，透過自然不做作的情感描述，寫出對人事悄然變遷的感慨。

此外，諸如：〈喜宴〉、〈故鄉的婚禮〉、〈衣不如故〉等篇描寫故鄉「坐筵」的結婚習俗；〈過年〉、〈春節憶兒時〉、〈哈背牛耳〉³³、〈元宵節的故事〉、〈燈景舊情懷〉、〈大紅包〉等篇描寫家鄉過年習俗及節慶典禮；〈白蛇傳的回憶〉記端午節；民間習俗諸如清明節要「穿球花」，端午早上挑五月五河水、點露水抹眼睛、吃灰湯粽，新穀收成家家戶戶釀「嚐新酒」，中秋節前後「搖桂花」。這些懷舊/憶往的作品，盡寫她所生長的土地、風情和平民生活，或可視為溫州地方的「鄉土文學」，其中細膩的思鄉情懷，則和六、七〇年代以男性為主的「遙思故土」文字和台灣「鄉土文學」³⁴典型有所對照。

（二）懷念親友

一九九〇年，琦君出版個人第三十本書《母心·佛心》，已經七十四歲的琦君以書信體〈媽媽，您安心吧！〉為序，寫盡對母親的思念，她說：「所能盡力而為，或可告慰於

³¹ 收錄於琦君，《燈景舊情懷》，台北：洪範書店，1984年，頁159-178。

³² 〈春節憶兒時〉，《三更有夢書當枕》，台北：爾雅出版社，1975年7月初版，頁81。

³³ 即Happy New Year之音譯。

³⁴ 無論是遙思故土如司馬中原（《荒原》、《狂風沙》）、朱西寧（《旱魃》、《鐵漿》），亦或紮根本土的王禎和、黃春明等鄉土文學作家之作品。

您的，只有握住一枝筆，寫出對雙親和親朋戚友的思念，寫出您的勤勞、節儉、忍讓、謙和、孝親、睦鄰的美德。³⁵」懷人篇章中，「母親」幾乎是琦君筆下永恆的主題，也是最感人肺腑的部分。〈毛衣〉一文描寫自己遠行讀書，母親叮囑要打件毛衣禦寒，待打毛衣時，女兒想到了母親，遂織成母女各一件的背心，興高采烈地送給母親；母親卻以穿不慣背心為由，拆了自己的背心的線，連夜替女兒的將背心改成長袖毛衣，母女兩人互為對方著想的深情溢漫文間。琦君回到學校後，熬夜再織成一件藏青開襟的毛衣郵寄回家，沒想到一年後母親過世，當年送給母親驚喜的禮物，卻變成母親留給女兒傷心的遺物。因此，這件毛衣就像母親的溫暖，時刻陪伴在琦君身旁。通篇透過自己替母親織毛衣的曲折，將母女情深刻劃於字裡行間，迴蕩於讀者的心懷。其他書寫母親的篇章則如〈母親〉、〈媽媽的菜〉、〈母親那個時代〉、〈母親的偏方〉、〈母親新婚時〉、〈媽媽的手〉、〈母親！母親！〉、〈母親的書〉、〈夢蘭〉、〈母親的手藝〉、〈母親的金手錶〉、〈媽媽的小腳〉、〈不再是蘭花手〉、〈和媽媽同生肖〉、〈南海慈航〉、〈母心·佛心〉、〈媽媽銀行〉等等，或描寫母親堅毅儉樸的美德，或述說自己與母親相處的情感，或歌頌母愛的光輝偉大。琦君筆下的母親，其實是對她有天高地厚之愛的伯母葉夢蘭。琦君一歲喪父，四歲喪母，生母於奄奄一息中把哥哥和她託付給伯父，伯父膝下無子，對琦君兄妹雖疼愛有加，但因娶了二姨娘，造成大媽不幸的婚姻，因此，琦君筆下的母親，除了慈悲佛心的母性外，也側寫了傳統怨婦和棄婦的幽歎，此在〈一朵小梅花〉、〈髻〉兩篇文章中格外明顯。小梅花髮簪原是父親從杭州買回來送給母親的新婚禮物，只戴過兩次，因父親不再帶母親出外應酬而閒置；母親剪去長髮後，便將小梅花改成別針飾品（由此可見母親的節儉與巧手），慎重地收在首飾盒裡；對母親而言，那是新婚時甜蜜的永誌，對父親而言，卻完全不記得小梅花的意義，甚至當父親生日時，母親特別繡了小梅花圖樣的手帕作為賀禮，父親且意興闌珊地將包著的紅紙和手帕一併塞給琦君，完全辜負母親的心意。在名篇〈髻〉裡，透過母親和姨娘髮髻的不同，來顯現兩人性格的差異，以母親的守舊對照姨娘的時髦、以母親怨婦的悲愁對照姨娘得寵的歡樂。家中兩個女人同在廊下背對背梳頭，彼此不交一語，後來幫母親梳頭的陳嫂辭工，琦君接下這份工作：「我手中捏著母親的頭髮，一絡絡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黃楊木梳，再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愁緒。因為在走廊的那一邊，不時飄來父親和姨娘琅琅的笑語聲。³⁶」，透過書寫母親，琦君書寫出傳統女性處於被棄、冷落，「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的委屈與幽怨。

同為女性，書寫女性在舊社會黯然無言的痛苦是琦君思考關懷的議題，懷舊散文中，多次寫到母親忍受父親納妾所受的精神痛苦外，也透過母女倆的平時對話，道出女性身體所受的苦楚：

我有點不服氣地說：「女人家有什麼苦呢？」母親說：「怎麼不苦呀？單單說裹腳就是個苦。小姑娘才六、七歲就要裹腳。愈是有錢人家的女孩愈裹得早，因為不用她放牛挑柴，裹得早腳才裹得小。腳紗裹一層、外一層，纏得緊緊的，還要用針線密密縫住，生怕孩子忍不住痛把它拉開來。熱天悶在裏面都會爛起

³⁵ 琦君，〈媽媽，您安心吧！（代序）〉，《母心·佛心》，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4-5。

³⁶ 琦君，〈髻〉，《紅紗燈》，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五版，頁34。

來，冬天凍得像一塊死肉，一碰就會斷呢。烤一下火吧，又會疼到心肝裏，那種日子真不是人過的。」³⁷

傳統社會中，男性把持一切價值與規範，包括審美觀點，女人的身體因此被扭曲變形，經由母親的口述說裹足之苦，寫出舊社會底下女性的苦不堪言。這樣的敘述也見於〈母親新婚時〉，琦君實錄當年母親出嫁乘花轎的經驗，呈現那個年代女性地位的不平和「婉順忍讓」：

花轎外面儘管花花綠綠，裏面卻只是四面木板，封得像只匣子，身體縮在裏面，又暗又悶又冷，鳳冠太重，取下來放在膝頭上。一雙小腳都凍僵了，因為辦喜事都在冬天。花轎扛過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我暈得只想吐。在鞭炮和吹吹打打聲中，花轎停在大堂上。新郎這才開始慢慢兒洗澡理髮，換新衣服，我在木匣子裏足足坐了一個時辰，肚子餓得直冒清水。³⁸

這樣大喜之日出嫁乘花轎去夫家的結婚禮儀，美其名為公婆訓練新嫁娘的「忍耐力」，實際上是對女性嚴苛無理的考驗，透過書寫母親，琦君也書寫出傳統女性只能低頭噤聲忍耐，毫無自主命運的眾女相。中國傳統的婦女如此，從異國他鄉遠嫁的女子，到了中國也是如此，一樣落入淒慘的命運。在〈碎了的水晶盤〉裡，琦君描寫跟著丈夫從巴西越洋回鄉的異國少婦三叔婆，由於三叔公的母親不接納「番邦兒媳」，硬是將三叔公夫妻拆散，要三叔公另娶她所中意的表姊。可憐的三叔婆寄居在琦君家中，天天削梨等候丈夫來接她，然希望終究落空，只得黯然獨自回鄉，臨行前將水晶盤託給琦君轉交三叔公。

狠心的三叔公，在她走以前，從不曾來過我家。山鄉離我家有七十里山路，我也無法去找他。在我將回杭州時，他才來了。來的卻是兩個人，他帶了那個已經成了他太太的表姊。我究竟太年輕不懂事，為了氣她，就急急將水晶盤取出當著她遞給三叔公，我說：「她天天削梨等你。你不來，這是她叫我給你的。」在邊上的新太太一把搶過去，把粉紅手帕撕開，拿起水晶盤就使勁摔在水門汀地上，砸得粉碎。我一下暴跳起來，大聲地喊：「你太兇了，你好壞，你好壞。」就大哭起來。母親奔出來，拉住我，默默地走開了，一句話也沒對他們說。我咬牙切齒地說：「三叔公太不應該了。自私，懦弱。」³⁹

那時的琦君已在弘道女中唸書，思想也改變了，夏志清認為這段文字在「小春」的成長史上，標誌了一個轉戾點，多少篇懷舊文裡，只見小春母女歎氣、哭泣，從不敢回嘴反抗，在弘道女中受了一、二年西式教育的小春，真的懂事了⁴⁰，終於敢對男性的自私提出指控。透過描寫三叔婆不幸的命運，琦君同時書寫出她對女性在傳統舊社會制度

³⁷ 琦君，〈南海慈航〉，《青燈有味似兒時》，台北：九歌，1999年，頁25-26。

³⁸ 琦君，〈母親新婚時〉，《三更更有夢書當枕》，台北：爾雅，2000年新15印，頁42-43。

³⁹ 琦君，〈碎了的水晶盤〉，《此處有仙桃》，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年，頁115。

⁴⁰ 夏志清，〈母女連心忍痛處〉，《中央日報》9版，1991年11月10日。

下身不由己的感慨。

琦君懷人散文的另一重要主題是追念恩師。〈家庭教師〉、〈啟蒙師〉、〈不見是見，見亦無見—悼念我的啟蒙師〉三篇文章寫得是信佛茹素的啟蒙教師葉巨雄先生，琦君五到十四歲間受教於葉先生，在葉先生嚴厲督導下，琦君熟讀傳統散文，奠定古典文學扎實的根基；〈聖誕夜〉、〈永恆的期約〉兩篇文章則分別憶寫琦君在弘道女中時章、施兩位外籍老師，兩位老師慈祥和藹的教導與相待，啟發了琦君對外文的興趣，高中畢業以後甚至想就讀外文系，只是後來仍在堅守傳統的父親的影響下，選擇進入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受教於浙東詞人夏承燾先生⁴¹。夏先生對琦君影響深遠，在多篇的文章中，琦君深刻記下了她對這位恩師的追憶與思念，如〈一生一代一雙人〉、〈遙寄瞿師〉、〈三十年點滴念師恩〉、〈長風不斷任吹衣〉、〈似海師恩〉等篇。在文學創作上，夏老師對琦君有很大的期望和鼓勵，

他讀了西洋名著小說，就勉我：「以汝之性情身世，亦當勉為此業，期以十年，必能有成。」⁴²

章方松亦指出，琦君在散文與小說創作時所表現的詞學境界，應與夏承燾師有內在的聯繫⁴³。而琦君二十七歲時返鄉任教永嘉縣中，當時瞿師亦返故鄉，與琦君分任高一和高二的國文老師，並囑琦君寫作〈之江同學滬濱歡聚回憶錄〉，由此引起琦君寫回憶文的興趣⁴⁴。由此可見，夏承燾老師對於琦君的創作方向和文學風格等，多有影響。

在琦君的懷人散文中，母親的主題最多，其次是師長，可見母親與老師在琦君心中的份量，其他散篇則有描寫家人，如父親的〈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小玩意〉、〈雲居書屋〉、〈酒杯〉、〈父親〉、〈想念荷花〉；紀念哥哥的〈金盒子〉、〈夢中的餅乾屋〉和懷念外祖父的〈紅花燈〉、〈外祖父的白鬍鬚〉、〈外公〉等。其次，生活記憶裡面的家鄉人物也常成為回想的一部份，諸如乞丐頭子〈三劃阿王〉、理髮師傅〈寶松師傅〉、花匠〈阿標叔〉、家中長工〈阿榮伯伯〉、父親的好友故舊〈童仙伯伯〉、〈簫琴公〉等⁴⁵。

（三）思鄉

夏志清曾讚譽琦君說：「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記憶力，把過去的真情實景記得清清楚楚。」⁴⁶琦君的懷舊散文中，屬於思鄉、描寫景物的文字，不但文筆清新流暢，而且展現「超人的記憶力」，將故鄉的一景一物清楚描繪，使人彷彿跟著琦君舊地重遊。思鄉的篇章如〈憶蘇州〉、〈何時歸看浙江潮〉、〈故鄉的江心寺〉、〈憶姑蘇〉、〈南湖煙雨〉、〈西湖憶舊〉等文皆為佳作。也許是自小在家經由家庭教師嚴格教導，熟稔古文

⁴¹ 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浙江溫州人，專研中國詞學，為一代詞宗。

⁴² 琦君，〈似海師恩〉，《萬水千山師友情》，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2月，頁103。

⁴³ 章方松，《琦君的文學世界》，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9月初版，頁71。

⁴⁴ 這段歷史見《桂花雨》附錄的「琦君寫作年表」1943年所載。

⁴⁵ 詳見本文附錄所做的懷人篇章整理。

⁴⁶ 〈夏志清書簡〉，原載於《書評書目》18期，1974年10月1日，收入《琦君的世界》，頁149-150。

名篇，勤作各式文章，琦君思鄉寫景的文字簡練流利，清新可喜。琦君其他散文創作中，有時因情感激盪偶而出現重複意象的冗詞贅句的問題⁴⁷，在思鄉寫景的篇章中則全無此病，從以下〈憶蘇州〉一段為例，即可看出：

早春時期，梅花盛放，冷香入室，登樓品茗，憑欄遠眺，整個姑蘇城有如酣睡的美人，躺在懶洋洋的春陽裡。那情景與在杭州城隍山上，望平波似鏡的西湖，依稀相似。但覺西子湖如嬌媚的十三女兒，姑蘇城如晚妝甫卸的徐娘，真是一樣天堂，兩般風味，非身歷其境者不易想像。⁴⁸

除了文字簡練清新，透過故鄉景物的描述，琦君「以景入情」，將思鄉懷鄉之情溢浸文中，如〈故鄉的江心寺〉寫永嘉城郊的名勝古剎江心寺，除了介紹江心寺歷史流變，文末更透過寺僧汲取井中「回頭水」的往事，寫出自己思鄉歸鄉的想望。

寺僧特為汲取井中清泉，沏一壺香茗敬客。他告訴我們井底的泉水是迴漩的，故稱「回頭水」，飲了此水，不但本鄉人出外不忘故土，就是異鄉遊客來此，飲了這一盞清茗，也會生無限留戀之情。

這話一晃眼已將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我無時不望再飲江心寺的回頭水，更願此身能幻化為井底清泉，迴漩地流回故鄉。⁴⁹

思鄉散文情感真摯之處，即在事物與情感的聯繫，琦君五十年來入於讀者之心者，莫過於此，雖則部分讀者對於琦君所懷之鄉並無印象或是親身的經歷，但猶如「回頭水」流出了「歸鄉願」，情感點滴心頭，綿綿不絕。

三、美好敦厚另一章—記憶的選擇性呈現與書寫

琦君諸多的懷舊散文，猶如不按編年的自傳，透過書寫，將自身的童年記憶、親故好友、家鄉人物一一細數。尤其多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觀點，更加真實地勾勒出琦君散文中的自傳色彩。琦君不僅是個會說故事的人，也是個頻頻回顧的記憶漫遊者，琦君的懷舊散文扣緊自己的生命歷程，在追溯過往記憶時，精準到如照相機或錄影機，將自我童年片段「放映」、「重播」，所以不難發現（成年）琦君經常化身（童稚）小春，在文本中重現舊日情景。琦君的懷舊散文中，人物在不同篇章重複出現，諸如讀者熟悉的母親、恩師、父親、外公、姨娘、哥哥、阿榮伯等；對於反覆出現的主題/主角的書寫，一般作者要能引起讀者連續的迴響，可能困難異常。但琦君憑著真性情，不以文造情，反而讓讀者透過各篇章的拼湊，更加完整而深刻地認識琦君筆下人物的形象，這也是琦君懷舊散文過人之處。

⁴⁷ 鄭明嫻評琦君散文時，曾建議某些片段可以經營地更加緊湊，見〈談琦君散文〉，《文壇》月刊 189 期，1974 年 3 月，亦收入《琦君的世界》，頁 177-178。

⁴⁸ 琦君，〈憶蘇州〉，《琴心》，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 年新一版，頁 60-61。

⁴⁹ 琦君，〈故鄉的江心寺〉，《紅紗燈》，台北：三民書局，1994 年五版，頁 98。

夏志清先生曾指出，琦君這位散文大家一直在寫一部巨型的回憶錄，內容包括「小春自敘」、「先母事績瑣記」、「潘府盛衰史」、「瞿溪鄉志」、「瞿溪畸人錄」諸部份，這部大書是琦君從事寫作四十多年最足以自豪的成就。夏氏並預言這是部尚未完成的回憶錄——琦君會一直有新作加入，而琦君廣大的讀者也會將它傳之後世。⁵⁰但是，對照於琦君的個人身世，這部「回憶錄」顯然是選擇性地呈現，抽離部份真實的寫法，懷舊之情既如此貼近真實，卻又與部分現實隱隱相對。例如，在琦君第一本書《琴心》的〈家庭教師〉裡，啟蒙教師葉巨雄先生的形象是這樣的：

老師四十左右年紀，禿頭馬臉，目光炯炯逼人，兩排黃牙自出生以來從不洗刷，說是刷牙喪精神，非養生之道。老師自謂患肺病（我不知父親何以聘一位肺病患者教我讀書），所以平時說話，除了大發雷霆以外，總是低聲細氣，以免有傷元氣。任是夏日炎炎，老師的屋子總是門窗四閉，自己怕冷也不許我怕熱。背書背得汗流浹背，不許用扇子。蚊子叮在腿上，更不許用手去拍，至多可以用嘴輕輕一吹，讓蚊子揚長而去。因為老師是位虔誠的佛教徒，與和尚只差一口氣，「殺生」是大忌特忌的。他終日茹素以外，每月裏還有六天齋期，過午不食，十二時以前趕著吃了三大碗飯，午後就不進任何點心食物了。到了晚上他不免餓火中燒，肝陽上升。我這唯一的學生，就做了唯一的出氣筒了。所以老師怕度齋期，我更怕度老師的齋期。⁵¹

除了逼琦君背書、練字、罰跪外，琦君自承「黃金時代的童年，就被這位嚴厲的老師活生生地剝奪了⁵²」，但在十年後出版的《煙愁》中〈啟蒙師〉一文，同樣寫葉老師，同樣的陳年舊事，琦君卻加入這樣的情節：

老師對我雖然也一樣繃著臉，我卻看得出來他心裏還是疼我的。因為他每天都把如來佛前面的一杯淨水端給我喝，說我下巴太削，恐怕將來福分薄，要我多念經，多喝淨水，保佑我長生，聰明。⁵³

不難發現，琦君藉由老師的這個行為，美化了其人乖張奇異的性格。再如琦君筆下的「父親」，似乎是威嚴與慈愛矛盾的綜合體。《琴心》中的〈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與〈小玩意〉都是描寫父親，但形象截然不同。琦君四歲由伯父潘國綱收養，〈小玩意〉是早期描寫父親的散文，父親的形象威嚴冷峻，與家人關係冷漠。

父親是個武官，在杭州任著軍事要職，我幼年時對他的印象是巍峨、英俊、嚴肅而冷酷。他很少和媽說話，更少伸手撫摸一下哥哥和我。每天下午天快黑時，就聽得門前一陣呼喝：「師長回府了！」於是正門大開，六個武裝馬弁分列兩行，才見爸爸一身綠呢軍裝，帽上束著白纓，手扶腰間的指揮刀，踏著馬靴，咯咯

⁵⁰ 夏志清，〈母女連心忍痛楚—琦君回憶錄評賞〉，《中央日報》16-17版，1991年11月8日。

⁵¹ 琦君，〈家庭教師〉，《琴心》，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5月新一版，頁51-52。

⁵² 同前注，頁51。

⁵³ 琦君，〈啟蒙師〉，《煙愁》，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年11月新43印，頁5-6。

咯地走進來，一臉迫人的威嚴找不到絲毫慈愛，母親伸手接下他的軍帽和指揮刀，然後由傭人脫下馬靴，他就進臥室換便裝去了。

哥哥向我伸伸舌頭說：「好威風，我真怕！」我瞪著眼睛，偏著腦袋問：「媽媽怎麼敢跟他住在一間屋裡呢？」⁵⁴

這樣的「師長」父親，常一個人進餐，並不跟琦君母女一起同桌吃飯。後來帶著新歡姨娘與哥哥一起去北京，迫使兄妹兩人分隔兩地，琦君只得跟母親回鄉下過著「清苦而幽靜」⁵⁵的生活。兩年後哥哥因急性腎臟炎病逝，琦君痛失手足。父親似乎是個嚴肅冷酷、帶給琦君母女痛苦的人，夏志清甚至為文論及琦君的父親是代表舊禮教惡勢力的反面人物⁵⁶。但在〈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一文中，類似〈小玩意〉描述父親的威嚴與自己的畏懼後，接下的文字是「及至父親解甲家居，才漸漸看到他慈愛的笑容，加以我唯一的哥哥不幸夭折，他更把我像寶貝兒般寵愛著，我也就牛皮糖似地黏在他懷裡」⁵⁷，將父親難以親近的形象消解，該文並側寫父親與鄉人之間美好的情誼，展現了父親平易近人的一面。而《琴心》之後的篇章，有關父親的描寫皆以正面為主，父親形象由威嚴冷酷轉為慈愛有加。如〈雲居書屋〉描寫父親鍾愛的書屋，其愛書藏書的文化修養，也啟迪了琦君對古典文學的浸濡。〈酒杯〉寫父親愛酒卻因健康因素不能多喝，只能用玉杯斟上半杯酒把玩淺酌；琦君不小心打破了玉杯，在父親生日時送了一隻小磁杯給父親，父親還題贈詩云：「只為愛女更磁杯（慈悲）」。⁵⁸由此可見，琦君的第一本書《琴心》為初試啼聲之作，秉持寫實路線，也較容易「洩露」部分真實。同樣一個人，一件事，《琴心》裡的描述較為直接，《琴心》之後的懷舊散文，一些較為人事醜惡的記載就較簡略，或一筆輕輕帶過。

曾有論者以為琦君充滿美好快樂的兒時記憶對於寫作發揮極大的幫助⁵⁸，事實上，琦君自小遭逢家變，早年父母雙亡，大媽不幸的婚姻和姨娘陰情不定的情緒、加上唯一手足之親的哥哥在北京病故，讓琦君飽嘗生離死別之苦；其後養父也在中日戰爭期間過世，戰亂流離，大學畢業歷劫歸鄉時，卻仍趕不上見相依為命的大媽最後一面。在戰爭中倉卒離鄉，逃難、流亡、遷徙、人事全非，好友師長與故鄉舊識從此分隔天涯，「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冷否？」⁵⁹父親當年的雲居書屋藏書盡被燒毀、拍賣，就連自己的手稿、可堪紀念的東西，也都來不及帶出。避亂離鄉，流離來台，琦君一路走來的人生，憂患踴躍。但琦君書寫懷鄉懷舊之文時，卻少見其淒苦，只是在笑語與溫情之間，透露絲絲淺愁，此亦琦君散文特出之處。正如楊牧所言：「琦君小品散文最執著的特徵，於平淡中注入深沉的感情，那是她無所不在的淺愁。」⁶⁰楊牧點出琦君身世相關的淺愁，但楊氏隨即說：「琦君的淺愁永遠是無害的淺愁，不是傷人的哀歎……我發現她時常能於筆端

⁵⁴ 琦君，〈小玩意〉，《琴心》，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5月新一版，頁78。

⁵⁵ 見〈小玩意〉一文的描述，頁82。

⁵⁶ 夏志清，〈母女連心忍痛楚—琦君回憶錄評賞〉，《中央日報》16-17版，1991年11月8日。

⁵⁷ 琦君，〈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琴心》，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5月新一版，頁28。

⁵⁸ 邱珮萱，《琦君及其散文研究》，高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頁62。

⁵⁹ 顧貞觀，〈金縷曲〉中的兩句。

⁶⁰ 楊牧，〈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的世界》，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6月五版，頁250。

瀕近過度的憂傷之前，忽然援引一句古典詩詞，以蒙太奇的聲形交錯，化解幾乎逾越限度的憂傷，搶救她的文體於萬隱之間，忽然回頭，保持琦君散文的溫柔敦厚，而且更廣更博。⁶¹」然琦君為何又如何止住憂傷，化懷舊筆下盡是溫柔敦厚？

琦君生長於一個信奉佛教的家庭，養成其慈悲敦厚的性情，琦君曾表示：

有些我想起來就不愉快的，曾給我極大痛苦的人物，我又沒有一枝凶狠的筆，一顆報復的心去寫他（她）們。因為恩師與先母對我說過：「時時要有佛家憐憫心腸，不要著一分憎恨。」由於這種矛盾心理，我筆下也產生不出反派角色，因此我永遠只能寫溫厚善良人物⁶²

歷來論者評琦君作品，多肯定她文學中反映出來的美好與真切，諸如彭歌語：「在這一代文人作家之中，像琦君這樣富於東方氣息的已經不多了，東方人的某些敏感與寬柔，是她的特長。⁶³」亮軒也說道：「她的善良純樸是當今罕見的。這一特色已充分反映在她的作品中。……無論在一篇散文中琦君以什麼作題材，總是明顯的流露出一股慈悲的胸懷。⁶⁴」或如楊牧所言：「琦君以她的敏感和學識做她文學的骨架，洗鍊的文字佈開人情風土的真與善，保守自恃，為這一代的小品散文樹立溫柔敦厚的面貌和法則。」⁶⁵琦君自己即說：

我自笑把人生美化得離了譜。但我深感這個世界的暴戾已經夠多，為什麼不透過文學多多渲染祥和美好的一面，以作彌補呢。……但我卻有一個信念，文學的最高境界，應與宗教相匯合，凡是真的，美的，必須是善的。即使寫醜陋也只基於關愛。我一向把握這個原則，堅持這個信念而寫，無論小說或散文。⁶⁶

因此，這部琦君「回憶錄」裡的選擇性，即是基於「凡是真的，美的，必須是善的」此一原則，於是我們在琦君的懷舊世界裡，所看到的人、事、物，都貼近真實，卻又與真實隱隱相對，只因溫馨與美好，是琦君所嚮往，也是她希望帶給讀者和這世界的一切。

琦君懷舊散文下的故人故土如此美好，可能是因她自幼受佛教家庭薰陶，使她有寬和敦厚的菩薩心，因而建立起傾向真善美的寫作信仰，甚至帶有崇善的宗教情懷，這是屬作家個人內在因素；至於外在因素，或與琦君個人渡海來台的經歷有關，一九四九年的一場歷史大遷徙，三十三歲的琦君來到陌生的台灣，最最親愛的母親過世於戰亂期間，向來敬重的夏老師留在「鐵幕」對岸，現時身邊唯一的長輩就是幼時帶給她莫大陰影的姨娘，「來到台灣，此心如無根的浮萍，沒有了著落，對家鄉的苦戀，也就與日俱增了。

⁶¹ 同前注，頁 250。

⁶² 琦君，〈四十年來的寫作〉，《萬水千山師友情》，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 12 月再版 5 印，頁 189。

⁶³ 彭歌，〈東方的寬柔〉，《琦君的世界》，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 年 6 月五版，頁 144。

⁶⁴ 亮軒，〈流不盡的菩薩泉〉，《琦君的世界》，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 年 6 月五版，頁 157。

⁶⁵ 楊牧，〈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的世界》，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 年 6 月五版，頁 251。

⁶⁶ 琦君，《錢塘江畔，細說從頭》，台北：爾雅出版社，1980 年 4 月，頁 4。

⁶⁷」、正是「行邁靡靡，中心搖搖⁶⁸」於是，對於過往那些無法回復的時間和空間的懷舊想像，琦君透過書寫建構及延續記憶的存在，來肯定自我的存在。記憶若都不堪，何苦回憶！又何苦分享！所以琦君散文中的懷舊部分，就選擇性地呈現故人故土美好的一面。將這個部分放在懷鄉懷舊的文學體系下來觀察，琦君的懷舊成分因為所懷者的不可回復性，過往的一切遂都彌足珍貴，自然地美好起來；琦君的懷舊，是個永遠的鄉愁與永恆的夢境，凝視之眼，一切都相形美好。

參、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文學材料被當成研究素材時，可以有文學、美學、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學批評……等多種運用方式。本研究計劃著重於琦君散文的研究，特別是將琦君初期的懷舊散文放在五〇年代反共懷鄉文學的系譜下，作為觀察視角。五、六〇年代反共懷鄉文學大盛之時，懷鄉文學即是反共文學以外的另一主流，因此，關於五、六〇年代反共懷鄉文學，包括政府推動的反共抗俄文藝政策與文藝界的配合呼應，形成當時文藝的主流歷史背景需要釐清詳細。就外在形式而言，五〇年代的遷台女作家為國家機器與官方意識形態所收編，在反共文學的大纛下，必須配合官方的文藝政策，但相對於鍾肇政等《文友通訊》的台籍作家，藉由文學場域的優勢，女作家也逐漸發展出一套異於反共主流的書寫美學，並消解了男性家國意識的正當性⁶⁹。

雖然琦君早期的懷舊散文系譜源自五〇年代的反共懷鄉文學的歷史背景，考察琦君的第一本書《琴心》與十年後出版的第一本純散文集《煙愁》中的同名散文，不難發現，最主要的刪修部分就是「反共還鄉」的教條文字，琦君散文由反共懷鄉到真情憶舊的轉變歷程為何？因此，詳細閱讀並比較琦君近四十本的散文集是為必要。

肆、結論

琦君散文雖從五〇年代反共懷鄉文學時期出發，但她的懷舊散文，已超越了五、六〇年代懷鄉文學的範疇與意義，懷舊散文幾乎成了琦君一生執意建構的文學使命，呈現出個人的回憶錄和強烈自傳性。琦君貼近生命歷程的敘述方式，透過回憶錄式的書寫記憶個人身世，及與個人身世息息相關的記憶、人物、情事和家鄉風土；此外，也透過書寫母親表露對於女性的同情與背棄幽怨的哀歎。另一方面，琦君的懷舊散文與回憶之筆卻是選擇性的，此一選擇性來自家庭教育的背景、溫柔敦厚的天性，也由於所處時間和空間的不可回復性，讓琦君把美好與真切留諸心中，也是琦君對於母親、舊人、故土等唯一「所能盡力而為」的事了。而時間，則彷彿永遠停留在那個童稚的小春身上。

⁶⁷ 出自〈鄉思〉，《琴心》，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5月新一版，頁71。

⁶⁸ 出自〈如此星辰非昨夜〉，《桂花雨》，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年10月新九印，頁189。

⁶⁹ 參考張瑞芬，〈琦君散文及其文學史意義〉，2004琦君作品研討會論文，中央大學主辦，頁8；另，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年與梅家玲，〈性別 V.S 家國：五〇年代的台灣小說—以《文藝創作》與文獎會得獎小說為例〉，《台大文史哲學報》55期，2001年11月，對此現象皆有所論述。

琦君懷舊散文娓娓道來，建構個人童年往事的巨型回憶錄，楊牧即言，琦君多年來不刻意求變，惟以不變應萬變，竟數十年於茲，還能勝過許多恹恹惶惶的散文家⁷⁰。琦君的懷舊散文流通近半世紀，在時間流裡優遊自在，這位散文大家回憶錄式的懷舊散文，不但是琦君從事寫作四十多年最足以自豪的成就，而琦君廣大的讀者也會將它傳之後世，這也正是琦君懷舊散文在這快速變遷的時代的特殊意義吧！

參考文獻

一、琦君散文作品⁷¹

1. 《琴心》，台北：國風雜誌社，1954年1月。1980年爾雅再版。
2. 《溪邊瑣語》，台北：婦友月刊社，1962年5月
3. 《煙愁》，台北：光啟出版社，1963年8月。1975年書評書目再版。1981年爾雅再版。
4. 年爾雅再版。
5. 《琦君小品》，台北：三民出版社，1966年12月。
6. 《紅紗燈》，台北：三民書局，1969年11月。
7. 《三更夢書當枕》，台北：爾雅出版社，1975年7月。
8. 《桂花雨》，台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12月。
9. 《細雨燈花落》，台北：爾雅出版社，1977年7月。
10. 《琦君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5年12月。
11. 《讀書與生活》，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年1月。
12. 《千里懷人月在峰》，台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9月。
13. 《與我同車》，台北：九歌出版社，1979年3月。
14. 《留予他年說夢痕》，台北：洪範書店，1980年10月。
15. 《母心似天空》，台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12月。
16. 《燈景舊情懷》，台北：洪範書店，1983年2月。
17. 《水是故鄉甜》，台北：九歌出版社，1984年5月。
18. 《此處有仙桃》，台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6月。
19. 《玻璃筆》，台北：九歌出版社，1986年11月。
20. 《琦書讀書》，台北：九歌出版社，1987年10月。
21. 《我愛動物》，台北：洪範書店，1988年3月。

⁷⁰ 楊牧，〈留予他年說夢痕〉，原載《聯合報》，1980年8月13日；收入隱地編，《琦君的世界》（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6月五版），頁248。

⁷¹ 為清楚呈現琦君散文的創作歷程，該書單以初版時間為主，作品再版情形亦一併列出。《琴心》、《琦君小品》、《琦君自選集》、《文與情》等合集與近年選集《母親的金手錶》、《夢中的餅乾屋》均列入。至於本文參考的散文集版本及出版年，見每頁注釋所引。

22. 《青燈有味似兒時》，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7月。
23. 《淚珠與珍珠》，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10月。
24. 《母心·佛心》，台北：九歌出版社，1990年10月。
25. 《文與情》，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8月。
26. 《一襲青衫萬縷情—我的中學生活回憶》，台北：爾雅出版社，1991年7月。
27. 《媽媽銀行》，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9月。
28. 《萬水千山師友情》，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2月。
29. 《母親的書》，台北：洪範書店，1996年。
30. 《永是有情人》，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2月。
31. 《母親的金手錶》，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1月。
32. 《夢中的餅乾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3月。

二、主要參考書籍（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1.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1993年。
2. 白少帆等編，《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
3.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年11月。
4. 司徒衛，《五〇年代文學評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7月。
5. 章方松，《琦君的文學世界》，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9月。
6. 范銘如，《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年3月。
7. 夏承燾，《夏承燾集》(5)、(6)、(7)，杭州：浙江古籍，1998年。
8. 陳義芝，《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1996年6月。
9.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7年2月。
10. 彭歌，《回憶的文學》，台北：聯經，1977年9月。
11. 齊邦媛，《千年之淚》，台北：爾雅，1990年7月。
12. 蔡源煌，《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台北：雅典，1989年4月。
13.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1987年2月。
14. 隱地編，《琦君的世界》，台北：爾雅，1980年11月。

三、學位論文

1. 邱珮萱，《琦君及其散文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2. 陳雅芬，《琦君小說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

四、報紙期刊會議論文（依發表時間順序）

1. 季季，〈當代八位女作家〉，《文藝月刊》第 105 期，1978 年 3 月。
2. 林依潔，〈《留予他年說夢痕》裡兩個交疊的夢境〉，《明道文藝》第 60 期，1981 年 3 月。
3. 夏志清，〈母女連心忍痛楚—琦君回憶錄評賞（上）〉，《中央日報》第 16-17 版，1991 年 11 月 8 日。
4. 夏志清，〈母女連心忍痛楚—琦君回憶錄評賞（中）〉，《中央日報》第 16 版，1991 年 11 月 9 日。
5. 夏志清，〈母女連心忍痛楚—琦君回憶錄評賞（下）〉，《中央日報》第 9 版，1991 年 11 月 10 日。
6. 傅怡禎，〈《五〇年代台灣小說中的懷鄉意識》緒論〉，《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 8 期，1993 年 9 月。
7. 張瑞芬，〈琦君散文及其文學史意義〉，「琦君作品研討會」（中壢：中央大學），2004 年 12 月 1 日。